

## 怒火冲天的邻居

这是八月的一个宜人下午，阳光和煦，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一个农庄前，一位十六岁半的少女正坐在红砂岩台阶上。她身材高挑，显得很纤瘦，一双深邃的灰眸里透着严肃，她的长发的颜色，朋友们都称之为“红褐色”。眼下，她正下定决心，要把《维吉尔诗集》里的诗句，一行行地理解透彻。

在八月的下午，即将丰收的斜坡庄稼地上，氤氲缭绕，阵阵微风吹过，有如小精灵在白杨树间轻声低语。在樱桃果园的一角，生长着幽暗的小冷杉杂树丛，而与之相应的是罌粟花绽放出来的火红光辉，鲜艳的花朵随风起舞。在如此浪漫的情景下，最适合的就是做白日梦，而不是研读那些死板的话语。不知什么时候，《维吉尔诗集》从膝盖上滑落到了地上。安妮·雪莉双手相扣，托着下巴，抬头望着那一朵朵绚丽轻柔的白云，如同是一座白色的大山，正好停留在哈里森家的屋顶上。她的心越飞越远，飞向另一个遥远而美好的世界，在那里，有一位工作非常出色的教师，一生致力于塑造年轻一代的美好心灵，培养年轻一代健全的心智和人格，使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负，以成为社会的栋梁。

但是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，便能很清楚地看到，安妮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大家公认的是，安维利学校并不是多么有名望，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。可是安妮很少想这个问题，没有谁能够预测，假如一个教师用真心去影响和感化学生，将来会发生什么。安妮心里有一个玫瑰色般的理想，她相信只要她沿着这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走下去，她就会有辉煌的成果。她的心中勾勒出令人心驰神往的幸福美景，四十年以后，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出现在她的身边。安妮想用合适而模糊的方式去肯定，这个人反正就是赫赫有名，不过她更愿意假设，这个大人物就是一个大学校长，或者就是内阁总理。这个人俯下身，把额头靠在安妮那满是皱纹的双手上，恭敬地对她说，正是她，第一次点燃他的雄心壮志，他人生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，都要归功于很久以前在安维利学校里安妮对他的谆谆教导。

可是，这样一个美妙的白日梦，很快被不愉快的状况搅得乱七八糟。

一头泽西种小奶牛从小路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来，转眼间，尾随其后的哈里森先生也到来了——“到来”这个词太温和了，不能准确形容他的举动：他破门而入，直闯进门来，他根本等不及有人来为他打开院门，便飞身越过篱笆，怒气冲冲地飞奔而至。眼前的安妮惊讶万分，站起身来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哈里森先生。

哈里森先生是他的新邻居，虽然安妮见过他一两次，但从来没有正面打过交道。早在四月上旬，那时安妮还没有从奎恩高等专科学校回家来，那位原本住在绿山墙西边的邻居罗伯特·贝尔先生，卖掉了农场，举家搬迁到夏洛特敦去了。新来的农场买主就是这个叫哈里森先生。大家只知道他叫哈里森，是新不伦瑞

克人，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可是，他在安维利镇住了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就以行为古怪而声名远扬了。

“怪家伙！”这是林德太太对他的称呼。雷切尔·林德太太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凡是跟她打过交道的人都熟悉这一点。而哈里森先生确实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，林德太太对他的这个称呼，能恰如其分地形容这个人的特征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

首先，哈里森先生的怪异表现在，他孤身独居，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，并且扬言说，他根本不想让愚蠢的女人和他一起生活在这幢房子里。这激起了安维利镇女性居民的强烈不满，她们到处传播关于他的各种恐怖传言，说他料理家务乱七八糟，烹调的食物难以下咽。他雇用了白沙镇的小孩约翰，那些传言都是从约翰嘴里传出来的。据约翰透露说，哈里森没有固定的用餐时间，只有他感觉饿了，才会“随便吃点儿什么”。如果小约翰恰巧这时候在场，他就可以进来一起跟着哈里森吃点儿，要是他刚巧没在那儿，那就只能等到哈里森先生下一次感觉饿了的时候才有机会吃东西，而且只能是恰巧在场才行。可怜的约翰绝望地宣称，幸好他每个星期天能回趟家，狠狠地填满肚子，而且他妈妈在星期一早晨总让他带一篮子食物回哈里森先生家，要不是这样，他早就给饿死啦！

至于洗碗的事情就更加夸张，据说哈里森先生从来不愿意洗碗，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想掩饰，除非等到星期天正好下大雨，他才会勉强洗一下，他用大桶接满雨水，把碗盘一类的餐具全部丢进桶里洗一洗，然后扔在一边，等它们自己晾干。

另外，哈里森先生是个抠门儿的家伙。当有人请他给艾伦先生捐助薪水时，他就会宣称，他得等一等再说，他要先听完艾伦

先生的布道，看看自己能从他的布道中得到多少好处。他信奉这样一个信条：决不“隔山买老牛”，也就是说，不看货色决不付钱。当林德太太前去为布道活动劝募时，她看到哈里森正在屋子里，她进去了，可是哈里森对她说，在安维利镇，那帮老女人乱嚼舌头，到处传播他的流言蜚语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的异教徒色彩比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浓厚。只要林德太太能够教化她们，让她们皈依基督教，他就很乐意为这样的布道慷慨捐款。林德太太气得掉头就走，说这栋房子的原房东，可怜的罗伯特·贝尔太太如若泉下有知，那真会伤心难过，因为她生前一直以这栋干净整洁的房子为荣，可是现在被弄得一塌糊涂。

“哎呀，那时候她隔天就会擦洗一次厨房地板呢。”林德太太义愤填膺地对玛莉拉说，“可你知道现在房子是什么样子吗？我从那边过的时候，都不得不把裙子提起来，里面肮脏无比呀！”

还有一件让人不能忍受的事情，哈里森先生养了一只名叫“姜黄”的鸚鵡。以前安维利镇从未有人养过这种鸟儿，所以大家都认为养这种鸟儿是没有风度的。而哈里森先生的这只鸚鵡绝对是恶劣无比！借用约翰的话来说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邪恶的鸟儿，它整天都在恶狠狠地咒骂别人。甚至有一次，约翰站在鸟笼下，离姜黄近了点儿，这只可恨的鸟儿居然一口啄在约翰的后颈上，生生扯下一块肉来！每当倒霉透顶的约翰星期天回到家里，他的妈妈卡特太太总会把这块伤疤展示给每个人瞧瞧。卡特太太现在不停地在为约翰寻找新的雇主，只要有合适的去处，她会让约翰马上离开那个烂地方，一刻也不愿意多待啦。

就这短短的片刻时间里，关于哈里森先生的所有传闻都在安妮头脑中一一闪过。现在，哈里森先生一声不吭地站在安妮面

前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怒气。说真的，就算是在他表现得最和蔼的时候，他也绝不能算得上英俊，他身材矮小，体态臃肿，头顶光秃秃的。而眼下，他怒火冲天，滚圆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向外凸出的蓝眼珠几乎从眼眶里挣脱出来。安妮心想，这人果真算得上是最丑陋的男人，她可从来没有见过！

突然之间，哈里森先生发声了。

“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”他气急败坏地说着，唾沫四溅，“一分钟也不能忍受啦！给我听着，小姐。上帝保佑啊，这都是第三次了，小姐。第三次啦！忍耐是一种美德，可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小姐。上次我已经警告过你姨妈了，别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——可她没听进去，她又这么干了。真搞不懂她到底想干吗呀。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，小姐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安妮用十分威严的语气问道。她现在总是要不断练习用这种语气说话，准备开学后对付学生能派上用场，不过拿这种语气来对付这位怒火万丈的哈里森先生，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老天啊，这还能不算一桩事吗？小姐，这事是这样的，就在半个小时前，我又看见你姨妈家的那头泽西奶牛跑到我的燕麦田里了。你要记住，这是第三次啦。我上个星期二看见它在我的燕麦田里，昨天又看见它了。我还专门来这儿，给你姨妈打过招呼，别让这事再发生。可是，她根本听不进去，这事又发生了。小姐，你姨妈在哪儿？我得见见她，哪怕就一分钟也好，我要向她表达我的一点儿抗议——哈里森先生的小小抗议，小姐。”

“如果你指的是玛莉拉小姐，我得提醒你，她不是我姨

妈，而且她也没在这儿，她到格拉夫顿东部看望一位病重的远房亲戚去了。”安妮一板一眼地说，每个字都藏着无比的威严，“至于那头跑进你燕麦田的奶牛，我真诚地对你说，非常抱歉——那是我的奶牛，不是玛莉拉小姐的。早在三年前，当它还是一头小牛犊时，马修就从贝尔先生那里买下来，送给了我。”

“一句抱歉就够啦，小姐？光说抱歉是无济于事的。你最好去我的燕麦田瞧瞧，那畜生让我的燕麦遭遇了一场浩劫——每寸土地都给践踏了，简直是一塌糊涂啊，小姐。”

“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”安妮语气坚定地回答道，“不过，我看问题出在你家的那段篱笆上，要是你能把篱笆修补结实点儿，把你的燕麦田和我的牧场很好地隔开，我的奶牛多莉也许就没法闯进去了。我好些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篱笆看起来不是很牢固。”

“我的篱笆牢固得很！”哈里森先生厉声叫道，他怒发冲冠，简直就像要冲进敌国去展开一场战争，“就算是监狱的铁栏杆也抵挡不住这头恶魔般的奶牛。我警告你，你这个红头发的小丫头，你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要是正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这头奶牛是你的，那你最好把它看紧点儿，别再让它去糟蹋别人的庄稼，不要老是坐在一边，看这些一文不值的破书。”他鄙夷地瞥了一眼安妮脚边那本可怜的《维吉尔诗集》。

提到红头发，这可触痛了安妮内心最柔弱的地方，刹那间，她不仅头发是红的，而且连脸也涨得通红了。

“红头发怎么啦？红头发总比某人的秃顶好看吧，哦，那不是秃顶，脑袋上还留了一小圈头发呢。”安妮眼里闪着亮光，反唇相讥。

这句话非常有力量，把哈里森先生打击得一下傻了眼，因为他对自己的秃头非常敏感。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能横眉怒视着安妮。安妮这时火气消下去了，不过她要把这种优势保持下去，乘胜追击。

“我能体会你的心情，哈里森先生，我有足够的想象力。我能轻易地在头脑中模拟出当时的场景，当你发现奶牛在你的燕麦田里大肆践踏，你心里的怒气我能感受到，所以我也不会计较你刚才对我说的气话。我向你保证，奶牛多莉再也不会闯进你的燕麦田里了。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这一点绝对能做到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就多留心点儿。”哈里森先生嘟囔着，语气缓和下来，不过，他在转身离开时，脚步重重地踏在地上，表达着心中强烈的不满，安妮听到他大声地自言自语，直到他远去，再也听不见为止。

美好的心情被这事搅乱了，心里感觉很不痛快。安妮穿过院子，把那头惹祸的泽西奶牛关进挤奶棚里。

“它不可能是从这里溜出去的，除非它能弄断这个围栏。”安妮仔细思量着，“它现在看上去是多么安静啊，这一定是在燕麦田给吃撑着了。上个星期希尔先生要买它，我没卖，现在想来真是后悔。不过，一旦举办牲口拍卖会，我就把它们都卖掉算了。大家都说哈里森先生是个怪家伙，我看形容得一点儿没错。我跟他在志趣上没有一个共同点，就好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。”

安妮时刻在关注着，寻求一位跟自己情投意合的知音呢。

安妮从挤奶棚回屋来，玛莉拉恰好把车赶进院子里。安妮赶快去准备茶点。她们一边喝茶，一边谈起这件事。

“如果能参加拍卖会，那正合我意。”玛莉拉说，“我们养

的牲口太多了，圈棚不够，人手也不够，只有一个不称职的马丁在照看它们。这个马丁昨天向我请假的时候，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只要我同意他去参加他婶婶的葬礼，他一定在昨天天黑前赶回来的。你瞧瞧，都过了一天了，他现在还没回来。我简直数不清他到底有多少个婶婶。自从我一年前雇用他以来，这是他第四个婶婶去世了。这些活把我们都忙得喘不过气来，等今年的庄稼收割后，要是贝瑞先生能把这些田地接管过去，我真要谢天谢地啦。在马丁回来之前，我们只好先把那头惹是生非的奶牛多莉关进围栏里，本来应该把它圈到屋后的牧场上去，可是那里的篱笆早就该修补了。我敢说，这个世界真是糟糕透了，林德太太也这么说。今天我去探望了可怜的玛丽·凯西，她病得不轻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可她那两个孩子该怎么办呢？我什么办法也没有。玛丽有个哥哥在英属哥伦比亚，她写信向他求助，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回信。”

“这两个孩子怎么样？多大了？”

“六岁多吧……他们是双胞胎。”

“哦，自从哈蒙太太生了很多对双胞胎以后，我一直就对双胞胎特别感兴趣。”安妮急切地问，“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呀？”

“天啊，这叫我怎么形容呢……他们实在是太脏啦。我去的时候，戴维正在外面玩泥巴，拿泥巴做饼子。朵拉出去叫他，让他进屋来。可戴维把她一头按进一个最大的泥巴饼子里，朵拉号啕大哭起来，戴维说，这有什么值得哭的？他自己干脆跳进泥潭里，还在里面打几个滚，向她表示这没什么好哭的。玛丽说，朵拉真是个好孩子，可戴维则是个只知道捣蛋的家伙。你可能觉得戴维没有什么教养，那是因为他刚出生不久，他爸爸就去世了。差不多从那



时起，玛丽也一直重病缠身，没有精力管教戴维。”

“对这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，我感到非常难过。”安妮很严肃地说，“你也知道——在你收养我之前，我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。我真希望他们的舅舅愿意收养他们。玛丽和你是什么亲戚关系呢？”

“你是说玛丽？我跟她什么亲戚关系都算不上。只是她的丈夫……是我的三表哥。林德太太到我们院子来啦，我想她一定是来打探有关玛丽的事。”

“别跟她讲有关哈里森先生和奶牛的事。”安妮叮嘱玛莉拉道。

玛莉拉答应了下来，可是这个承诺很快就被证实毫无必要。林德太太也一屁股坐下来，开口就说道：“我今天从卡莫迪回来的时候，恰巧看见哈里森把你的泽西奶牛赶出他的燕麦田。我看他都快给气疯了，他是不是过来和你大闹了一场？”

安妮和玛莉拉偷偷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会心地笑了。只要是发生在安维利镇的事情，没有一件能逃得过林德太太的眼睛。今天早上安妮还这样说过：“就算你半夜待在自己家里，锁紧房门，关上窗户，然后打个小小的喷嚏，到了第二天，林德太太也一定会问你感冒严不严重！”

“我想他肯定闹得很厉害的。”玛莉拉承认说，“可我当时不在家。他冲着安妮发了一顿脾气。”

“他真是个让人生厌的人。”安妮愤愤地说，甩了甩她的红头发。

“你的话说得可真含蓄呀。”林德太太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早在当初贝尔要把这房子和土地卖给这个新不伦瑞克人时，我就知

道有大麻烦了。你瞧，果然是这样吧。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急急忙忙搬到这里来，我真不知道安维利镇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看再这么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恐怕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了，什么都不安全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还有很多陌生人要搬来住？”玛莉拉问。

“你还没听说过吗？告诉你，首先是叫冬尼尔的一家搬来，他们租下了彼得家的老房子，彼得还雇了一个冬尼尔家的人在磨坊干活。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从东部过来的，可没有人清楚他们的底细。还有迪摩希·科顿一家，这家人蠢得像废物，也准备从白沙镇搬过来，他们只会是大伙儿的负担。这个迪摩希·科顿不偷东西的时候就假装有肺病，他的老婆是个大懒虫，懒得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，连洗碗都要坐着洗。而乔治太太收养了一个孤儿，是她丈夫的侄子，叫安东尼。这个小东西会到学校上课的，安妮，他会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陌生的学生不止这一个，还有保罗·艾文，这个孩子从美国来，要和他奶奶一起生活。玛莉拉，你一定记得他的爸爸……叫斯蒂芬·艾文，就是那个在格拉夫顿抛弃了拉文达·刘易斯的人，想起来没有？”

“斯蒂芬抛弃了拉文达？我可不这样认为。他们之间大吵了一架……我觉得双方都有错。”

“那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斯蒂芬没有娶她，然后拉文达从那以后变得孤僻怪异，听说她独身一人，住在一个小石头房子里，她把房子叫作‘回音蜗居’。而斯蒂芬回到了美国，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做生意，娶了个美国女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没有回过老家，不过他妈妈去看过他一两次。两年前，他老婆死了，他把孩子送回来，让他妈妈帮着照看一段时间。这孩子十岁了，他

是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学生，我没法下结论。那些美国佬的事，你永远也弄不明白。”

在林德太太看来，所有爱德华王子岛上的原有居民都是好样的，就连这里的空气都好得无与伦比，而所有在外地出生或者长大的人，都糟糕透顶，她根本看不起他们。当然，他们有可能是好人，可是“防人之心不可无”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她尤其对美国人带有很大的偏见，那是因为她的丈夫曾经在美国的波士顿工作过，他竟然被老板骗走了十块钱。不管是天使，还是国家，或者是权势，统统都不能改变雷切尔·林德太太的这种偏见，在她看来，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不可靠的。

“安维利学校不会因为来了几个新学生就变得很糟糕，”玛莉拉淡淡地说，“要是保罗·艾文这孩子有点儿像他爸爸，那倒也不错呀。他的爸爸斯蒂芬是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年轻人，虽然有些人说他骄傲自满。我想，艾文太太一定很乐意照顾她的这个孙子。自从她的丈夫去世后，她的生活一直孤独寂寞。”

“呃，也许，这孩子会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，可是，他跟我们安维利的孩子肯定有不同。”林德太太说，听起来她仍然认为这个孩子将会是个麻烦。林德太太总是这样，不管什么人、什么事、什么场合，她一定要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正当的理由。“安妮，我听说你们准备发起一个‘乡村促进会’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“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辩论会上，我和一些年轻人提出过这个想法，”安妮红着脸说，“他们都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，艾伦夫妇也很赞成这个提议。现在很多村庄都有这种协会呢。”

“是吗？你们真要这样干下去，这可是件麻烦事，恐怕你们坚持不下去吧。依我看，最好还是放弃这个打算，安妮，没有人

喜欢被你们‘促进’的。”

“哦，我们不是要去促进居民，而是要改进安维利镇。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以使安维利变得更漂亮。比如，李维·鲍尔特先生的农场上那幢老房子已经破旧不堪了，要是我们能劝说他拆掉那幢房子，这样不就可以美化周围的景观了吗？”

“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。”林德太太承认道，“这么多年来，这幢房子又破旧又难看，真是很碍眼啊。要是你们不用给李维·鲍尔特补偿些什么东西，能劝说他为这里的居民作些牺牲，我倒是乐见其成呢，真的。不过，我倒不是要故意打击你的积极性，安妮，有些想法很好，我猜想你的这些想法是从那些无聊的美国杂志中学来的吧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学校里的一堆事就够你忙的啦，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劝告你，别让什么促进会的事来扰乱你的生活，那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。当然我很清楚，按你的脾气，只要你认定的事，九头牛都拉不回的。你总能用各种方法，最终把事情干好。”

安妮的嘴唇抿成一条平直有力的线条，显示出林德太太对她的评判基本属实。安妮一门心思地思考着促进会的事，决心要做下去。吉尔伯特对这件事也非常热心，虽然他要去白沙镇教书了，不过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，他都待在这边，发挥很大的作用。还有很多年轻人愿意来做点儿事情，促进会要开展活动，就意味着能经常聚会，时不时还会有“娱乐”。至于这个“促进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除了安妮和吉尔伯特，所有的人都对它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。

安妮和吉尔伯特经过仔细讨论，认真策划，终于在心里勾勒出了一个理想的安维利镇的蓝图，这个蓝图其他的人都不知晓。

林德太太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消息。

“我还听说卡莫迪学校聘请一个叫普里西拉·格兰特的女教师，安妮，你在奎恩高等专科学校是不是认识这个姑娘？”

“是啊，我当然认识啦。真想不到，普里西拉来卡莫迪学校教书了！这真是太好啦！”安妮欢呼起来，她那灰色的眼眸里变得闪亮，犹如夜空里闪耀的星光。这一下触动了林德太太的心，她要重新评判安妮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姑娘，这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。

## 拍卖匆匆，后悔无穷

第二天下午，安妮驾着车前往卡莫迪，去采购一些东西，戴安娜·巴里也跟着去了。不用介绍大家也能想到，戴安娜也是促进会的一名忠实成员。毫无疑问，在她们去卡莫迪的路上，两个姑娘谈论的话题全是关于促进会的事，在回来的路上仍然是这个话题。

“在我们的协会开展工作之前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协会的会堂重新粉刷一遍。”当她们路过安维利会堂时，戴安娜说。这是一栋破旧不堪的老建筑，坐落在树木丛生的山谷里，周围簇拥着高大的云杉树。“这地方看起来真是太没面子啦，我们一定要先处理这个问题，然后才是想办法劝说李维·鲍尔特先生拆掉那间破屋子的事儿。不过我爸爸说过，劝说李维是不可能成功的，李维·鲍尔特非常自私，他根本不可能花时间去干这种事。”

“不过，要是让我们的男孩子帮他拆房子，然后把木板拖回来，再给他劈成柴火，他也许会同意的。”安妮满怀希望地说，“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，刚开始慢慢来，不要太急躁了，不能指望一下子就把每件事情都干得很漂亮。我们首先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，把声势造起来。”

戴安娜没有完全明白“把声势造起来”是什么意思，不过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个协会有着如此大的气魄，如此宏伟的目标，自己就要成为这个协会的成员了，她感到无比自豪。

“安妮，昨天晚上我想到了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。你知道卡莫迪镇、纽布瑞切镇和白沙镇的那三条路交会的那块三角地吧？那里长满了小云杉树。你看，要是把这些小树苗全都拔掉，只留下两三棵大点儿的白桦树，是不是很好看？”

“真是好极了！”安妮很兴奋，附和她说，“我们还可以在白桦树下放一张乡村风格的木凳子，等春天到了，在这块地的中间砌个花圃，种上天竺葵，那真是美妙无比呀。”

“是啊，可是我们先得想个办法，让海拉姆·斯劳尼老太太管好她的奶牛，别跑到大路上来，不然它会把天竺葵啃得精光。”戴安娜笑着说，“我开始明白你所说的‘把声势造起来’是什么意思了，安妮。看，鲍尔特的老房子就在那儿。你看那像不像是个贫民窟？而且它离道路实在是太近了。每次经过这幢没有窗户的破房子时，总让我联想到被挖掉眼珠的死尸。”

“我一想到这幢被人遗弃的破房子，仿佛就看到一幅悲伤的画。”安妮沉浸到了梦幻中去，“我总感觉到它在回忆往昔的时光，叹息着逝去的快乐与繁华。玛莉拉说过，很久以前，那幢房子里住着一个很大的家庭，那该是个多么漂亮的家园啊！这儿一定有个迷人的花圃，到处都能看到盛开的玫瑰花。小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，到处都飘荡着欢声笑语。可是如今，一切都消失了，四处空荡荡的，只有冷风在这里盘旋。冷风一定能感受到房子的孤独与哀伤！也许，在月光皎洁的午夜，这个家庭的人都会重新回到这里——很久以前的那些孩子们、玫瑰花以及昔日歌声

的幽灵——于是，这幢老房子再次回到从前那段美好的时光，重温着它的年轻，它的欢乐。虽然这个美梦非常短暂。”

戴安娜摇了摇头。

“安妮，别胡思乱想啦。我现在不会对这个破房子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我们想象‘闹鬼的树林子’里有鬼魂出没，结果把我妈和玛莉拉气坏了，狠狠地修理了我们一顿。直到现在，我都很害怕，天黑以后一个人不敢走过那片丛林，一想到那儿我就感到毛骨悚然。要是我现在又像你一样，幻想鲍尔特的老房子里有鬼魂出没，那我以后一定不敢从这里经过了。其实，在这里生活过的那些孩子都活得好好的，全都长大成人了——其中一个还是个屠夫呢。而且，玫瑰花和歌声怎么可能会有魂魄呢？”

安妮心底里忍不住发出一声小小的叹息。她深爱着戴安娜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她们都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可是，她很早就知道了，每当她漫步在想象的王国里时，只能是独自一人。通往幻想国度的小路被施加了魔法，就算是她最心爱的人也没法跟着她同去。

这两个姑娘在卡莫迪遇到了雷阵雨。不过，雷阵雨没有持续太久。当她们驾车回家时，路边的树枝上垂挂着晶莹的小雨珠，在绿叶覆盖的山谷里，湿漉漉的蕨草散发出浓郁的芳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可是，就在她们的马车转到卡斯伯特小路时，眼前出现的一幕把安妮一路上欣赏美景的好心情全破坏掉了。

在她们的右手边就是哈里森先生家宽阔的燕麦田，晚播的燕麦沾着雨水，郁郁葱葱，绿色覆盖着整片田地。在燕麦田的正中央，一头泽西种奶牛若无其事地漫步着，在茂盛的麦田里只露出

016.



它的背脊。它正津津有味地嚼着燕麦，一边悠然自得地冲着她们眨着眼睛！

安妮扔掉手里的缰绳，咬着嘴唇站起身来，从她铁青的脸色来判断，这头偷吃成性的畜生就要倒大霉了。还没等戴安娜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安妮就已经一声不吭地从车上翻身跳了下来，敏捷地跃过篱笆，直冲过去。

“安妮，怎么啦，回来！”戴安娜在惊讶中慢慢回过神来，大声喊道，“刚下过雨，麦田里很湿，你的衣服会弄湿的！嘿，你到底听到我的话没有？哎呀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抓到那头牛呢？我过来帮帮你。”

安妮像疯了一样，从麦田里猛冲过去。戴安娜轻巧地跳下马车，把马拴在一个木桩上，再把自己漂亮的方格棉布裙子的下摆撩起来，卷着打了个结，然后翻过篱笆，开始追赶她那位发了疯的好朋友。戴安娜跑得比安妮快，因为安妮的裙子被麦田里的露水湿透了，粘在一起，阻碍了她的速度，很快就被戴安娜追上了。她们践踏着燕麦，在身后留下了一串脚印，要是被哈里森先生看到的话，肯定会伤心欲绝！

“安妮，拜托你啦，停下来。”可怜的戴安娜喘着粗气说，“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，你浑身都湿透啦！”

“我一定要……赶在哈里森先生……看到这该死的畜生前……把它拖出去，”安妮急促地喘着气，“只要我能抓住它……就算是被水淹死……我都……无所谓。”

可是，这头泽西奶牛看起来实在是太喜欢这甘美的燕麦啊，根本没打算离开这儿。那两个快透不过气来的姑娘刚一靠近它，它就转过身来，迅速地逃到麦田对面的角落里，死活不愿离开。